

河洛览胜

古村寻古

□王慧瑾

城是洛阳城，村是卫坡村，街是天禄街，树是古槐树。我站在古街口的古树下。我是来寻古的。

卫坡村很古了，它有1000多年的建村史。这里，是后周宰相魏仁浦私家花园——“魏氏池馆”的遗址。明末清初，卫氏先祖卫天禄迁此兴家置业。清乾隆年间，卫氏家族多人在朝为官，开始营建老宅。之后百年，卫家越来越兴旺，宅院越建越多，形成一片规模不小的宅院群。清末，卫家衰败，但古宅被很好地保存下来。

古宅沿天禄街而建。天禄街，青砖铺地，窄窄的，弯弯的，东高西低。东街口，有一棵古槐树，400多岁，枝干迥劲曲折，像龙头。西街尾，也有一棵古槐树，300多岁，枝干刚劲利落，似龙尾。天禄街，宛若一条青色的高昂着头的游龙。

街北有9所院子，都是三进院。街南有6所院子，都是五进院。院子很古。青砖院墙上，覆着半墙的黄泥，是几百年风雨冲刷留下的痕迹，也是岁月开在墙上的花儿。黑色的院门，斑斑驳驳，铜门环，锈迹深重。院子角落，绿苔幽幽。屋顶，荒草瑟瑟。我站在院

中，凝视刻满院子的旧时光。古宅特有的青烟在我身边缭绕。心，静谧，安宁。院子布局大体相似。进大门，过穿堂，是方方正正的天井。迎面是轩昂的正房，灰砖灰瓦。房前有木廊，木廊顶雕有龙凤。木廊由红色的粗木柱支撑。木柱下端固定在柱础石上，石上雕的花朵清晰可见。门檐下有镂空的木雕“寿”字。房门是暗红隔扇门，隔扇门的上半部是镂空的古体“卍”字，寓意“好事连连”；下半部是长方形木板，每块木板上都雕有图案，梅、兰、竹、菊、荷、水仙，寓意淡泊高洁。院子里，随处可见的精美木雕、石雕，彰显着魏家的尊贵和富裕。

这些古宅，因宅主身份地位的不同，院落的大小，以及各处的装饰也有区别。

南四院，宅主是魏省三。魏省三是嘉庆年间的武状元，官做到正四品，是魏家官位最高的人。这所宅院，重门深院，布局严谨，豪气十足。大门前台阶两边，有两个其他宅院都没有的T形开在墙上的花儿。黑色的院门，斑斑驳驳，铜门环，锈迹深重。院子角落，绿苔幽幽。屋顶，荒草瑟瑟。我站在院

楼上雕有“福禄寿”3个大字。门楼对面，是一座小巧精致的两层绣楼，是小小姐的居所。楼上，密密的木格窗紧闭着。廊边的木栏杆，红漆剥落。一架木梯子通往楼上。木梯子极简陋，小姐应该是不轻易下楼的。忽地想起一句诗“独自凭栏望，寂寞到花开”。天井里，花开灿灿，小姐却只能站在绣楼上远观。她来来回回走着，把栏杆抚了一遍又一遍，没有人理会她的孤独。望着幽暗的小楼，我想：我如果生在古代，是不愿做大小姐这样的“笼中鸟”，我更愿意做采桑的罗敷。第三进院，是魏省三的练武场，当地放着大大小小的石锁，墙边摆着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器。再往后，还有两进院子，是仆役的居所。真的是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。

南三院，宅主是魏大宝。魏大宝做过儒学训导，致仕回家后，任魏家族长。这座名为“魏氏家塾”的宅院，是他给魏氏子弟讲学的地方。进院就看到幼承庭训的铜像——穿长袍马褂的公子，手捧书本，毕恭毕敬地站在穿长衫的长者面前。堂屋里，是再现学堂场景的塑像——讲学的魏大宝站在讲桌前，

身后挂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画像，对面是4位认真听讲的少年学子。从这所宅院严肃规整的风格，就可以看出魏家先辈对教育的重视，也就不奇怪魏家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，就出了29位七品以上官员了。

北三院，正对大门的，不是正房，而是一个小小的偏院。偏院正北，是一面灰砖影壁墙，墙上雕着盛开的牡丹。影壁墙前，有一个小花池，花池里种了一株魏紫牡丹。牡丹的叶子虽然落了，但枝干粗壮挺拔。二进院的天井里，也种着一花池的魏紫牡丹。在卫坡村见到魏紫牡丹，不是偶然。这里是魏家故里。当年，魏仁浦从一樵夫手中买下一株野牡丹，种于自家花园，悉心培育。一年后，野牡丹开出硕大丰满的花，花色是艳丽的紫红色，人称“魏紫”。现在的卫坡村，依然家家种牡丹。

黄昏来临，我还在古村徜徉。我总感觉，我会逢着一个手拿折扇的书生，或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武将。同行的朋友笑我：“来寻古，又不是越古。”她不知道，我从踏入古村那一刻起，心就已经飞到了远古。

心灵点击

冰糖葫芦

□崔军峰

“冰糖葫芦——卖冰糖葫芦喽——”悠长的叫卖声从远处传来，渐行渐近。一位老伯肩扛着扎满冰糖葫芦的草木棒子，正沿着街道缓缓走来，边走边吆喝着。这一团红在寒冬里格外耀眼，瞬间唤醒了儿时记忆和味蕾。

冰糖葫芦是北方冬天特有的风味小吃，酸酸甜甜的，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主要“零食”。每当冬日来临，冰糖葫芦的叫卖声就穿梭在街巷，穿过凛冽的风声，如丝如缕地缠绕着我，悠扬而诱人。那时的我，总是抵挡不住这种诱惑，常常会缠着母亲买一串，解解馋。轻轻咬上一口，“咯嘣”一声，从脆转酥，酸了牙齿甜了嘴，回味无穷。

然而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再也听不到这诱人的叫卖声了，只有在庙会这样的传统日子里，才能见到冰糖葫芦的身影。后来，超市门口也会有人推车售卖。透明柜中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冰糖葫芦，除了传统的山楂，还有将葡萄、橘子、核桃等穿成串，裹上冰糖，甜脆冰凉，但尝过之后，总觉得少了些儿时的味道。

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时，老伯已经迎面走来，岁月的沧桑写在了脸上，落在了前行的脚步上。我赶紧走上前去，买了一串冰糖葫芦，既是童年的甜美回忆，也是当下生活的情怀寄托。

“打着这么重的东西卖，不累吗？”我关切地问道。老伯淡然一笑：“不苦不累，生活哪有滋味？”

“好乐观的心态啊！”我心中感叹道。的确，这就是生活，充满了酸甜苦辣。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独一无二的故事，或缓缓流淌，或跌宕起伏。就像冯骥才《大闹天》中描述的那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，都是生活舞台上的主角。

品尝着手中的冰糖葫芦，我不禁想起了那句流传已久的歌谣：“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；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酸。”

尝过多种冰糖葫芦，我发现山楂做的最纯正可口。酸甜苦辣，才是人生的常态。正如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，每个人都在努力演好自己的角色，或悲或喜，或泪或笑，但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望着老伯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是啊，生活就像这冰糖葫芦一样，虽然有时酸涩，但更多的是甜蜜和美好。我也要怀着乐观的心迎接挑战，用微笑解读生活。

时令走笔

最是红叶烂漫时

□李志敏

季节转换得真快，一眨眼工夫就走进了冬天。陡然间没有了黄栌似火、红叶如诗的秋日景色，呈现在眼前的只有漫山遍野的落红。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回到了那次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的红叶之旅。

10月底的一天，天高云淡，暖阳普照，我和几位车友驱车来到花果山脚下，为的是一睹红叶的绝美容颜。

眼看快要进入景区大门了，一车友提议不进景区，走伏牛一号旅游公路看看沿途的景致。大家齐声表示赞同。车子在花果山景区的三岔路口径直向东南方向驶去。远远望去，山峦上一丛丛、一片片，或桃红、或紫红、或大红的树叶，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，蔚为壮观，令人陶醉。每当秋风经过，树叶随风起舞，摇曳生姿。

我们在一个露营地停了下来。基地内，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堆满了交错的树叶，在我们脚下沙沙作响。黄栌、红枫、三角枫、乌桕、红叶李等树木身着红装，撑起华盖，在璀璨的阳光下游曳欲滴，活色生香，古人所谓的“枫之丹，栌之赤，皆为秋色之最浓”得到了有力佐证。

花果山巍峨峻拔，群山环绕，从张坞、三乡、莲庄、上观等乡镇及毗邻的嵩县、洛宁等方向都能看到它的雄姿。观看花果山红叶的地方很多，但专门设有固定观赏点的很少，伏牛一号旅游公路一侧的红叶观赏走廊便是其中之一。沿着步道前行百余米，登高望远，盘山公路宛如一条飞龙在盘旋，山上的、山谷的红叶拱卫在道路两侧。只见山连着山，树牵着树，树林高低错落，波浪式地延伸开来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些树木吮吸着大自然的养分，野蛮地生长着，只为将自己最靓的一面奉献给人们。

宜阳滨河公园西段留村一带也是一处网红打卡地。每年深秋初冬时节，这里的五角枫、乌桕、红枫、鸡爪槭、黄栌、悬铃木等树木叶子纷纷由绿变黄、变红，编织成了一顶顶红伞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据留村村民讲，这里原来只是洛河岸边的一段土坝，每年汛期村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，是不折不扣的防洪地段。后来，洛河综合治理工程实施，这里修建起了堤坝公园，绿化、美化、步道等工程一上，荒芜的河岸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大花园。而这花园中最浓重的一笔莫过于枫树林，因为一树火、一片红，让人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。



本版联系方式：65233683 电子信箱：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：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：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多彩

张怡照 摄

生活空间

给母亲理发

□张文艳

聊着天，母亲用手挠了挠头发，喃喃地说：“有点长了，不敢去理发，稍微受点凉就感冒。”我说：“妈，我给你理吧！不用出门。”

母亲很高兴：“你还会理发？那敢情好！”

其实，我不会，想着只是用削薄剪子稍微剪几下就能解决母亲的问题，就大胆地说了出来。

母亲坐在高凳上，我左手拿着梳子，右手拿着剪子，开始在母亲的头上任意发挥。母亲的头发柔软又细碎，剪子轻轻地剪下去，咯吱一声响，花白的头发就飘到了地上。

我不会造型，只能按照原有的发型略作修剪。母亲极力配合我，我剪左边的头发，母亲朝右边歪头；我转到右边，母亲又向左边低头。我说：“妈，你坐好就行。”母亲就乖乖地坐直，一动不动。

随着咯吱咯吱的声音，一缕缕花白的头发从我的手中飘落。母亲说：“你小的时候，给你梳头发最费事，你的头发又少又细，抓一下你就叫疼，不像你姐，头发多，捋几下就能扎个大辫子。”

小时候我常被称作黄毛丫头，一头稀稀拉拉的黄头发，还特别爱臭美，总想编个麻花辫或是扎个高马尾。母亲急着上班，我却一会儿喊疼，一会儿嫌

不好看。母亲让我拿着镜子，边梳边说：“你瞅瞅，俊乎乎的，多好看。”我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母亲给我戴了一个蝴蝶结，那可不好看嘛！立马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。周日的时候，母亲会给我编很多小辫子，扎上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颜色的小皮筋。母亲的手在我的头上来回游走。待最后一个小辫子扎好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出去找小朋友显摆。

我对母亲说：“我这不是随你嘛！你看，你的头发也这么软。”

母亲用手摸一下：“老了，瞧，一地白毛。以前，我的头发可好了。”

相册里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两根又长又粗的大辫子从后面绕过来垂在胸前。母亲曾骄傲地告诉我，她的头发是女中最黑最长的，不认识的人都称呼母亲“那个头发最长的姑娘”。

母亲引以为傲的黑发在岁月的梳理下变成了现在的样子，我心里一阵阵酸楚，努力模仿着理发师的动作，仔仔细细，一点一点剪，一点一点修，竭尽所能给母亲理得好看一些。母亲照着镜子，用手摸摸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特别高兴：“挺好！挺好！以后你回家来，就帮我理发。”

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，我也高声应

答着：“好啊！好啊！”眼睛里却有些热热的东西直往外涌……

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推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洛阳

洛 阳 日 报 声 明 · 公 告 欢迎刊登 各类广告